



高尔基选集
克里姆·薩姆金
的一生

金 人 譯

高尔基选集

克里姆·薩姆金的一生

(四十年)

紀事小說

第三部

金 譯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克里姆·薩姆金的一生(第三部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753 字数351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$\frac{11}{16}$ 插页10

1964年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--11000 册

定价 (3) 1.55 元

第 三 部

安菲米叶芙娜在家里，一間屋子——一間屋子地艰难地挪动着她那被生活折磨得十分狠狠的身軀。

“大家去送殯了嗎？这很好，”她模糊不清地嘟囔着說，消失在臥室里，薩姆金又听見老太婆的平淡声調从那里傳出来：“我不知道，怎样来对付叶果尔啦；他老是喝啊，喝不完。他很替皇上家可惜，因为他們失掉掌管老百姓的大权啦。”

薩姆金要了一杯茶，关上办公室的門仔細听了听，——許多人的脚步声在窗外杂乱地踏动。这种連續不断的喧鬧声形成了一种机器活动的印象，这种机器正在軋平石头馬路，往房子的牆上乱撞，好像是想把街道展寬似的。房子对面的路灯打碎了，沒有点燃，仿佛这座房子已經挪开了原来的位置。

“使命完成啦，”薩姆金心里想，合上眼睛，看見这几个字就像是写下来的未来的論文題目；甚至于是用惊叹号結束了这几个字，而这个惊叹号却是斜安在上面，所以就頗像一个疑問号。“这次送殯事件仿佛标志着正常生活的恢复。”

他的思想是懶洋洋的，使人不安的，米特洛番諾夫、刘托夫攪乱了他的思想，对尼康諾娃的回忆也妨碍他的思考。

“难道真是她告发了米特洛番諾夫嗎？”

后来他就想起来，跟她一块儿躺在一张床上是多么不舒服，——她占据了許多地方，床很狹窄。后来又想到她那小心翼翼地把乳房藏进奶兜去的姿势……

在街上走的那几个钟头使他的思想有了个头緒，——安菲米叶芙娜端茶进来的时候，薩姆金已經睡熟了。华尔华拉把他叫醒了，她使劲揪住他的一只胳膊，就像想把他拉到地板上去似的。

“醒醒吧！你听见嗎？大学附近有人开枪啦……”

她穿了一件皮袄，身上散发出了冷气和香水气味，融化掉的雪珠在皮袄上閃閃发光；她用一只手掐住喉嚨，大声喊叫：

“真可怕！打死那么多人！打死了一个小孩子……”

“打死了一个小孩子嗎？”薩姆金重复了一句。“不过也許……”

“也許——怎样呢？啊，媽的！”

她终于解开了一个小鉤子，于是把冰涼的皮袄扔在克里姆的膝盖上，一面从头上扯下帽子来，在屋子里来回跑着，一面歇斯底里地喊叫：

“他們根本就下定决心要开枪啦。这些出殯真可怕！的确是，——你自己想想吧，——要知道咱們并不是在法国生活呀！难道說可以举行这样的示威游行嗎？”

古莫夫的声調从飯厅里傳出来：

“真是……发瘋！”

“誰开枪啦？”薩姆金疑惑地問道。

“从练馬場上开的枪。是軍隊干的。斯特拉托諾夫說得对：为了这种出殯犹太人得付出很重的代价！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！”她把帽子往上一晃，喊叫道。“他們先准許游行，后来却又开枪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不作声？”

于是她跑掉了，免除了克里姆回答的义务。

“大概，夸大了事件的真相，”他心里想，坐在那里傾听着妻

子的断断续续的喊叫：

“是啊，是啊……真可怕！”

街上人的脚步声好像变得加快了。薩姆金心里挺不舒服地走到飯厅里来，——而且从这一刻起，他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很长的恶梦。古莫夫撞在他身上了；古莫夫乱眨巴眼睛，用通红的手巴掌摩挲着头发，脑袋往上一仰，但是头发重新披散下来，落在他的两边腮颊上了。

“发疯，”他咬紧牙齿说，退到电话旁边，拿起听筒，放在耳朵下面的脸蛋子上。

“电话可是打不通啦！”华尔华拉喊叫。

“我不相信，不相信德国人又要像亚历山大三世时候，三月一号事件发生后那样来指挥彼得堡，”古莫夫眼望着听筒嘟嘟囔囔地说。

“我哪儿也不能放您出去，古莫夫！为什么您以为他也是沿着尼基特斯卡亚街走的呢？而且并没有向所有在尼基特斯卡亚街上走的人开枪呀……”

柳芭莎·索莫娃像只鸟似地飞进了饭厅；她身后地板上拖着一条羊毛花毯；她就像瞎子一样，跌跌撞撞地撞在桌子上，气喘吁吁，用拳头敲着，异常迅速地說道：

“屠洛博叶夫中弹……受伤啦，现在在斯特拉斯特诺依区的医院里。必须进行自卫——不然怎么办呢？应该设立一些救护站！牺牲的和受伤的人很多。你们听，你们也应当成立一个救护站！当然，要举行起义……社会革命党人在普罗霍洛夫斯卡亚布店里……”

华尔华拉粗鲁地，甚至于好像是恶狠狠地用许多问题打断了她的话头。安菲米叶芙娜进来了，一声不响地动手给柳芭莎

脫衣服，但是柳芭莎從她手里掙脫出來，高聲喊叫：

“您住手吧！我立刻就要走……哎呀，我的天，您別動手啦……”

“什麼救護站也用不到！”華爾華拉激動地對着丈夫的耳朵低低地說。“沒有什麼用處！我不能辦，我不准辦……”

柳芭莎一面亂蹦，仿佛竭力想跳上桌子去一般，一面急急忙忙地喊叫：

“葛根家已經組織了一個救護站，還應該要求劉托夫成立一個，克里姆！他有一所空房子。而且那兒是這樣一個地段，那兒——很需要！克里姆，上他那兒去一下。馬上就去吧……”

“對，對，去吧，克里姆，”華爾華拉很有說服力地重複着，這時候索莫娃正在怒沖沖地喊叫：

“把上衣和毯子給我！”

“哼——上哪兒去，你上哪兒去？”不知道為什麼安菲米葉芙娜用低音說道，但是柳芭莎用像“薔薇花”甜面包似的拳頭敲了敲桌子，對她喊叫：

“您什麼都不懂！您是……一條魚！有一些人追趕阿列克塞……還朝他開槍……”

安菲米葉芙娜把柳芭莎攆出去了，華爾華拉又對丈夫悄悄地說：

“你去吧，勸說勸說劉托夫，他是一個有地位的人，可是咱們——沒有辦法，我感謝你啦！”

薩姆金站起身去穿衣服，並非認為救護站是需要的，而是為了想離開家，到外邊去集中集中思想。他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呆頭呆腦、遭受欺騙的人，他不願意相信所聽到的一切話。不過，顯然是發生了某種可怕的事件，而且仿佛是針對着他的。

“應該自卫。要举行起义，”他走到街上以后，心里重复着柳芭莎的喊叫。“一个女疯子。”

心里罵了索莫娃一句以后，却想到这些狭窄的、弯弯曲曲的街道对于构筑街垒是很方便的。紧跟着这个念头以后，就很不舒服地想起了十月八日那天，工人们是怎样用陌生人的眼睛观察城市，随后忽然就觉得这个混乱的大城市——使他觉得很陌生的城市——不是在这以前几个钟头的那座莫斯科城了。凄凉的黑暗籠罩住了这座城市，把人都赶进大大小小的屋子里去，所有街道上的和窗戶里的火光都熄灭了。只有在极少数的窗戶里，隔着玻璃上的毛茸茸的冰霜，有一些黃色的影子可怜而又怨恨地閃爍不止。尖利刺臉的尘土在黑暗当中滚动，散开。城市变得不真实了，就像黑暗当中的一切东西，除掉黑暗本身以外，都显得不真实了。

薩姆金也和一切在黑暗当中的人一样，怀着不舒服的辛辣滋味，感觉到本身的真实存在。人們都結成一小群一小群地匆匆忙忙地走着，大概，有一部分人是知道他們往哪里去的，另外一部分人却像是些失迷路途的人，——薩姆金已經有两次看到，他們拐进一条胡同口以后，立刻就又退回来。他也不由自主地学着他們的样子。有一小群，五个人追过了他；其中有一个正在抽烟，紙烟的火光好像是随着脚步的点子不住气地一亮一亮，一个女人的声音用怨恨的口气問道：

“諸位，难道这是真事儿嗎？”这个女人声音又大声喊叫：“請您扔掉紙烟！”

薩姆金哆嗦了一下，心里想，这一夜的莫斯科比一月九日夜間的彼得堡要更恐怖。他开始緊張地傾听着，以为会听到記憶犹新的步枪射击声。但是耳朵却听到了一些碰撞的声音，仿

佛是大門或者屋門的开关声音，听见远处有模糊不清的爆裂声，——被严寒冻裂的木头常常发出这样的爆裂声。有时候似乎是有人在铁屋頂上走动，有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吱扭吱扭乱响着倒了下来，就像是板栅栏突然崩塌了。薩姆金摸黑在混乱的大街小巷当中乱走，黑暗似乎越来越厉害了；他心里想，看見刘托夫是很不舒服的事情，于是就彻底地断定：救护站的事情——是儿童的瞎編。

“說实在的，我没有好好地考虑就从家里走出来了，”他一面思考，一面放慢脚步。“这种开枪事件，大概是——誤会。”

但是他想起来，当初他也想把一月九日的犯罪事件看成是誤会，随后就拋棄掉对今天所发生的事件的猜測，决定回到家里去。婀琳娜当然是知道的，上她那里去也没什么意思。屠洛博叶夫也是应该这样完蛋的。实际上，他是一个冒险家。这样的人应该用自杀或者因刑事犯罪而坐監獄来結束他們的生命。是破落階級的殘渣。可能婀琳娜一直还在爱他。有人說过，女人一生是爱那第一个男人的，不过是心里爱，并不是肉体上爱。他拐进一条胡同口；走了几步就有人呼喚他：

“是什么人？”

一个身材高高的人站在他的面前，划着洋火，照亮了他的臉，严厉地問道：

“您住在这条胡同里嗎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这儿禁止通行啦。”

薩姆金也沒有問——为什么。有一些人在胡同的深处嘮叨和低低地交談，往来走动，在地上拖拉着什么沉重的东西。

“当然是大学生。小孩們，”他想，心里勉强地笑着，迅速

地迈动脚步，离开了那个身穿长大衣和头戴西伯利亚式皮帽子的人。寒冷的黑暗使身体缩成一团，引起了一阵陣情緒萎靡和昏昏欲睡的心理。許多瑣碎的念头把他压倒了，——脑子也好像被这些念头鬧得胡胡塗塗了。薩姆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几乎凡是遇到重大事件的日子，他总是使自己专心去受那些瑣碎思想的支配，去受那些細節的支配；这些瑣碎思想和細節在基本印象的上空盘旋飞繞，就像是火堆灰烬上的火星一般。

“这是艺术家的本性，”他心里想，支起大衣領子来，把两手深深地插进口袋，輕輕地走着。“大概，艺术家們在寻找主要事物的特別突出現象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思想的。也可能这是反抗荒謬思想的毁灭性打击的自卫感情的特殊表现。”

他拐进了街口，走进了自己住的街道，差一点儿撞在一大群人的身上。他們聚集在两片小花园的中間，其中有一人低低地，而又迅速地說道：

“信仰——沙皇——祖国……”

他把这三个詞說成了一句話。薩姆金只看到許多人的脊背和后腦勺子；他加快了脚步，迅速地從他們身旁走了过去，但是在严寒的寂靜当中，急促而又十分清楚的字句毕竟还是送到了耳畔：

“罢工的人是被犹太人收买啦，这是很清楚的事情，你看见他們是給什么人送殯了嗎？他們送殯的声势多么浩大呀！去年給凱萊尔將軍也沒有这样大規模送殯呀，那还是位英雄呢！”

“也是一位‘讲道先生’，”克里姆心里想着，急急忙忙地走到自己家的大門口，四面張望了一下。当他在飯厅里点上蜡烛的时候，就看見了妻子；她衣服整齐地躺在客厅里的小沙发上睡着了，咧着嘴，一只手扶住胸部，另一只手放在脑袋后头。

“刘托夫来过啦，”她醒过来以后，皱起眉头说道。“他请你到医院里去一下。婀琳娜在那儿发疯啦。我的天，——我的脑袋疼得好厉害呀！所有这一切……太糟糕啦！”她跺了跺脚，忽然尖叫起来。“还有——你！黑夜里出去……谁知道你跑到哪儿去啦，正当这儿……你已经不是念书的学生啦……”

她一边神经质地解开上衣，一边抓起蜡烛，走出去了。

“你忘記啦，我是奉你的尊命出去的，”他对着她的后影说道，心里又想：

“她情緒混乱得像……”

他把一个侮辱女人的名詞吞了下去，在黑暗当中坐在温暖的长沙发上，抽起烟来，倾听着寂静里面的声音。他又一次怀着痛苦的辛辣滋味觉得自己是个受了欺騙的人，是个孤独的和命里注定必须考虑一切的人。

“这就是我的机能嗎？”他問自己。“根据拉馬克^①的理論——机能創造了男女之別。如果沒有男女性別之分的話，那么人还有什么机能可言呢？托尔斯泰的主張是正确的，憎恨理性。”

紙烟熄灭了。洋火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。他懶洋洋地寻找洋火，但是沒有找到，就动手脫皮鞋，而且下定决心不到臥室里去：大概华尔华拉还没有入睡，讨厌去听她那些胡言乱語了。他手里拿着皮鞋，想起来庫图佐夫也就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坐过。

“当然，他現在正在什么地方蠱惑人心……”这时候薩姆金忽然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膿疮裂开了，几道仇恨的凉气順着全身散布开去。

① 拉馬克(1744—1829)，法国卓越的博物学家，著有《动物学的哲学》，其唯物主义学說的一部分，是达尔文《进化論》的前驅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他也很对!”脑子里喊叫。“就让人心激动起来吧,让一切东西都滚他媽的,所有这些塞滿了关心人民的善士、书呆子、批評家、观察家……的大大小的房子都滚他媽的吧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不去睡觉呢?”华尔华拉手里端着蜡烛在門口出現,从手巴掌下面看着他,严厉地問道。“請你去睡吧!我很不好意思說出口来,可是我害怕!这个男孩子……是一位医生的儿子……他这样哼哼……”

她穿了一件长长的睡衣,戴着压发帽,穿着拖鞋,很像布舍^①的一張漫画。

“你的态度真奇怪,”她走到床前头,說道。“我知道,你是不会喜欢这一切的,可是你……”

“住口吧!”他低声喊叫,但是喊叫的声音使她吓得往后一退。“你凭什么敢說——我知道!”他一面把身上的衣服扯下来,一面繼續說下去。他这是第一次呵斥妻子,而且这一次的吵鬧使他心里挺高兴。

“你瘋啦,”华尔华拉嘟嘟囔囔地說,于是他看到蜡烛台在她的手里直哆嗦,她跟着拖鞋,离他越来越远。

“你知道什么?也許明天就会发生格斗,屠杀……”

不知道怎么一来,华尔华拉就沉重地和笨拙地把背背朝着他躺下去了;他吹掉蜡烛,也躺下去,等待她再开口說話,并且准备告訴她很多使她难过的真情实况。黑暗当中有一些烟雾影子和圓圈,在天花板底下慢慢地轉动。他等候了很久,才听見寂靜当中发出了一些安靜的字句:

“我不明白,为什么要恨我呢?要知道也不是我在鬧革

① 布舍(1703—1770),法国写生画家和雕刻家,他喜欢从古代神話中取材作画,并常以色情笔調来描繪这些神話的情节。——譯者注。

命……”

他本来以为会听到些另外的語言。因为这些話說得太愚蠢，不值得去答复，于是他就用毯子蒙住脑袋，也把脊背朝着妻子掉过去了。

“跟她吵鬧是沒有好处的。而且是愚蠢的。應該罵另外什么人。也許，應該罵自己。”

但是——心里是可怜自己的，而且思想好像是在做梦一般。华尔华拉大概是哭了，一直在擤鼻涕，妨碍他入睡。

“大概，她憎恨我啦。不过我自己，可能不久也要憎恨自己啦。”这样一想，怜惜自己的心情就更加高漲了。

侵晨时光他才睡去，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就想起了跟妻子发生的冲突，匆匆忙忙地打扮了一下，喝过茶，就急急忙忙地从家里走出去，为了躲开一場难免的解釋。

“莫斯科垂头丧气啦，”他一边在安靜得出奇的林蔭路上走着，一边想。中午时分，但是街上的人并不多，而大多数是些小市民；他們都心事重重，面色忧郁，聚成一小群一小群地站在大門口，也有些人三五成群，或者人数更多一些，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去。看不見大学生，孤单的行人很稀少，看不到馬車夫，看不到警察，然而到处有些男孩子站着，或者閃来閃去，正在等待发生什么事情。

昨天不放薩姆金过去的那条胡同口，用一辆沒有輪子的大板車、木箱子、草垫子、卖报亭子和大門板拦起来了。这个障碍物的前面，有一个紅胡子的人，嘴里叼着紙烟，坐在一个洋灰桶上；他的两膝盖中間豎着一枝步枪，身上的服装，就像准备去打猎似的。有三个人在街垒的后面忙来忙去：一个人正在用铁絲把一块厚板子拴在大板車上，两个人从院子里往外搬磚。所有这一

切都在薩姆金心里引起了一種像頑皮的小市民遊戲的印象。

在彼得洛夫斯卡亞醫院的會客室里，蓬頭亂發、衣衫凌亂的劉托夫拚命撲到克里姆的身上來，劉托夫的两只眼睛像發炎一般，丑相百出的臉上布滿了褐色的印子。

“啊呀，我真盼望你來呀！”他嚇嚇地說，拉住薩姆金，把他領到過道里，推進一個窗框里面去。“唉，他死啦，是十一點三十七分咽氣的。中了兩顆子彈，都打在肚子上啦。他吃足了苦頭。就是這樣，兄弟，”他向薩姆金身上趴過來，正對着他的臉說話，用沙啞的聲調繼續說下去：“這件事兒——婀娜娜太意氣用事，她一定要把他葬到威金斯珂叶公墓上去，唉，——真是胡說八道！要知道，這座威金斯珂叶公墓誰他媽的知道在哪儿呀！而且這種時候，還談得到什麼出殯呢？神甫已經拒絕送殯。是個白痴。他說：‘這是殺人案件，是刑事犯罪。’我說：‘怎麼是犯罪呢？兵士並不是自動開槍的，他們當然是根據長官的命令開槍的，就是說，這是軍隊為了反抗胡作非為的學生而進行自衛的殺人事件！’”劉托夫被自己的話噙了一下，咳嗽了一聲，後來就把一只手巴掌撐在薩姆金的肩上，繼續說：

“兄弟，你試試看，勸勸她別舉行這種儀式啦，行吧？”

他的兩腿直哆嗦，一直想蹲下去，身子搖搖晃晃。薩姆金一聲不响地听他講話，猜測着——這個人受到什麼打擊啦？劉托夫用肩膀推开克里姆，就靠在牆上他原來站的地方，雙手寬寬地攤了攤，說道：

“鬧出什麼事情來啦，啊？叫你嘿嘿去吧！要知道我是跟他一塊兒走的，在長臂胡同口，有一個社會革命黨拦住了我，於是忽然——啪！啪！狗崽子們！甚至沒有走過來看看——打死的什麼人呢，打死多少人呢？他們開完槍就藏到練馬場里面去啦。

薩姆金，你勸勸她吧！我是辦不到啦！兄弟，這件事兒我真沒想到……我不明白！我一直以為，馬卡洛夫——才是她精神上的……她來啦！”他低低地說，離開一點站到角落里去。

婀琳娜遠遠地順着過道慢慢地飄了過來。她身上的皮祆敞開鈕扣，肩上披着圍巾，頭髮散亂，她顯得挺不自然的高大。等她走到跟前來的時候，薩姆金覺得勸說是沒有用處的；她的臉是死呆呆的，兩只眼睛窩進了黑暗的眼眶，瞳人仿佛是沸騰的水，閃爍着瘋狂的光芒。

“真巧，到底出現了一個聰明人，”她咬着牙齒，用低沉的聲調說。“克里姆，你陪我到墓地上去。劉托夫，你就別去啦！克里姆和馬卡洛夫去吧。你聽見了嗎？”

劉托夫揪了揪小連鬚胡子，腦袋就馴順地低下去了。

“我雇了六個人，他們可以抬棺材，”她繼續說，忽然跺了跺腳，用低音說道：“哪兒都找不到一朵鮮花，壞蛋們！……”

她往前走，但是劉托夫責備地搖搖腦袋，悄悄地說：

“你怎麼辦呢，薩姆金？哎呀，兄弟……唉，難道可以放她去……哎呀呀！”

他也用靴子尖踏着地面，跟隨婀琳娜走去。

“我陷在這樣愚蠢的環境里面啦，”薩姆金四面張望着想。几扇門悄悄地開開了，幾個女護士的白色身影子跑來跑去，從牆里面散發出藥味，一陣風吹到窗戶玻璃上。馬卡洛夫從病房里面走出來了，他邊走邊解開白罩衫上的帶子，看了克里姆一眼，若有所思地問道：

“是你嗎？”

於是抓住他的一只手，把他領進一間黑暗的只有一扇窗戶的小屋子，屋里面的架子上和櫃檯里擺滿了玻璃器具。